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

倾听桃花开放的声音

伍中正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倾听桃花开放的声音

伍中正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倾听桃花开放的声音 / 伍中正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6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64-2

I. ①倾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4954 号

地震版 XM3036

倾听桃花开放的声音

伍中正 著

责任编辑: 范静泊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传真: 88421706

门市部: 68467991

传真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传真: 68455221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版(印)次: 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223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264-2/I (4953)

定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倾听桃花开放的声音	(1)
就要那棵树	(4)
籽 言	(8)
糟 糠	(11)
云很白	(13)
赵雪娥	(17)
刘家玉的刀	(20)
清 静	(23)
苏 梅	(26)
停 车	(29)
兰花瓷坛	(32)
守住玉米	(35)
芷兰秀发	(38)
酒	(42)
鱼 事	(45)
河上有桥	(48)
光 皮	(50)
一棵没有少	(53)
割稻的方木	(56)
粒 豆	(59)
福 锁	(62)
麦 青	(65)

土 娃	(68)
锯 树	(71)
秋风有些凉	(74)
破 鞋	(77)
草 鞋	(80)
倾 听	(83)
王庄地事	(87)
鱼算个啥	(91)
感谢王菜南	(94)
那一年芒种	(97)
轱 辘	(100)
一棵树	(103)
棉 鞋	(105)
紫 桐	(107)
放 羊	(111)
我不往下跳	(114)
五十棵板栗树	(117)
麦芽糖	(121)
红 薯	(124)
裸 奔	(127)
我见过西梅	(131)
不让你为难	(134)
1987 年的秋天	(137)
等我姐回来	(140)
寻找康静	(143)
梅镇的夏天	(146)
一路往回走	(149)
白老师与田	(152)

法 水	(155)
再给我一块地	(159)
土 蛋	(163)
采 莲	(166)
麦 子	(169)
我要王八	(172)
选 择	(175)
卖 瓜	(177)
周小鱼的爱情	(180)
石 磨	(183)
捐 款	(186)
斗 笠	(189)
草 垛	(191)
谁来证明你的马	(194)
还我一只羊	(197)
宋 体	(201)
舞 台	(205)
二 胡	(208)
最后的牛	(212)
兰花花	(216)
小瓦匠	(220)
羊子善	(223)
清风庭院	(227)

倾听桃花开放的声音

天气渐渐暖和起来。

天气一暖和，村庄就暖和了。游桃的院子里有一株桃树。桃树不高，是女人那年走进游家的门槛后栽的，一枝一枝地开着花，要是静下心来，就能听到桃花开放的声音。那花红红的。远看近看，似桃树的衣裳。

那株桃树坚定不移地守着游桃的木屋。木屋是跟着村庄一起暖和的。女人没有出远门，守着游桃留下的木屋，守着木屋里走过的日子。

游廊的光线格外强烈。女人坐在游廊上看那些桃花又红。有一只青鸟，体型不大，无序地飞来飞去，翅膀上是春天响亮的阳光。青鸟有时不小心，擦下一片两片的薄薄桃花来，轻轻地落在地上。

地上是女人精心喂养的一只母鸡。女人起初喂过两只的，那一只小的时候，让外村疯癫跑来的狗，龇牙咧嘴重重地咬了几下。她从狗嘴里拉出来的鸡，三下两下动弹后，死了，外村的狗再没来，另外的母鸡就活了下来，单纯地活到现在。

母鸡的腿黄黄的，黄黄地走来走去。在母鸡的眼里，悠闲纷撒的桃花，像一粒粒熟透的食物，母鸡就“咯咯”叫着跑过去，张开嘴猛啄几下，衔在嘴上，又快速吐掉。

女人看了，觉得好笑，就傻傻地一笑，院子里就她一个人的笑声。

女人看过一阵后，想起一件事来。这件事对别人不重要，对女人重

要。她弄不明白，男人到底在外面是不是有了一个四川婆娘？两年了，也不回来一次。

女人想到了离开。并且这想法如开着的桃花，越来越强烈。

屋内的光线照样明亮。女人起身进屋，用手打开了一口旧箱子。

女人不显一点粗糙的手很好看。纤细的手指，美丽光洁。只有女人自己知道，开了春，她的手还没挨过简单的活儿。要是以往，这手在山上不知翻弄了多少柴，在灶膛不知捧了多少灰，说不定开了些口子。

女人打开的箱子，是她陪嫁来的。当年就是为这口箱子，她在城里的土地上咸咸淡淡地做了两个月的饭。包工头见她人好，走的时候，除了给满工钱外，还送了一口箱子，她就用它做了像样的嫁妆。

箱子像一张张开的嘴。

女人把一双鞋拿在手上。鞋是女人买的。鞋是红色的，鞋面上还起了白色的花，花不多，就一只一朵，像巧手用了心描上去的。买的时候，游桃还对她说，穿上这鞋好看，肯定好看！

女人相信游桃的话没有错，相信他的眼力不会错。女人就要了鞋。

女人记得游桃看她穿过时间很短的一次，就走了。以后，女人穿这鞋的时候，仿佛少了点什么，至少是少了点话语，少了点笑声。

女人端详了一会儿。她闻了闻鞋子，然后，轻轻地把鞋放在了箱底。箱子张开的嘴，干净地吃到了鞋。

女人又在床上拿了些柔和的衣服。那些衣服，曾经是女人穿过几水了的，拿哪些不拿哪些，心里有底。那些衣服，有女人自己买的，也有游桃买的。

女人的手抽出得快，才没让箱子吃进去。

总算扎了满满一箱。女人把箱子一盖，两手搁箱盖上，散开的手指干净好看。

女人锁好箱子，提在手上。女人就觉得自己提着一个家，一个住处。

女人提了箱子出来，走到游廊上，阳光射在箱子上，看不出任何的旧来。

女人坐下来，在游廊上又打开箱子，一件一件地掏出那些柔和的衣服。掏得细心，掏到那件蓝色的衣服，女人的手停了下来，再不往下掏。女人决定不要了。

蓝色衣服是游桃买的。有一次，游桃天没黑从外面回来，从怀里拿出一件蓝色衣服来，在女人面前花朵一样晃动。嘴里还说，给你买的呃。

女人很细心，晚上躺在一起，问他衣服是哪里来的？游桃说，自己买的还有假？

女人再问，衣服不是你游桃买的，是喜欢你游桃的女人买的？

游桃不吱声。

你游桃要不说，我就不穿！游桃女人很淡地一笑，就差生气了。

游桃还不吱声。女人问急了，游桃憋不住了，就开了口，说了你要穿，是城里的四川婆娘让我送给你的……

女人再没说什么，坐起身子，把蓝色的衣服很自然穿在了身上，生动地晃着游桃的眼睛。

游桃女人的眼睛湿了，游桃没有发现……

女人极自然地甩了蓝色衣服。衣服歇在地上，不再生动，像一圈散开来干了好些日子的蓝漆。

合上了箱子，提在手上，女人两腿轻轻地走向桃树。

那只在树上飞来飞去的青鸟，一下飞远。黄腿母鸡尖声唱着曲儿走一边去。女人站在桃树下，倾听桃花开放的声音，听着听着，脸色就暗了下来，果然流了泪。

女人说了一句，游桃，院子你自己来守！

头上无意落了暖和的花瓣，三四瓣的样子。女人不知道。

擦罢眼泪，女人细细的两腿轻轻地跨过院门。

走不多远，女人回头，看见了那只陪她在院子里短暂生活的母鸡，看见了那株桃树上浓密的花，淡定在一幅画里。

女人迅速地掉转头，身后是桃花的呼唤和无尽的温暖。

就要那棵树

米唐的门口长着一棵树。树是樟树，枝繁叶茂，像一大团无法握住的云。

米唐常常对那棵树一望好半天。她在树下唱歌，在树下写字，还在树下跳舞。米唐娘看见了，说，米唐不唱了，该吃饭了，米唐就不唱了；米唐娘说，不写字了，该去撒把鸡食，米唐就不写了；米唐娘还说，米唐，不跳了，该去园子里剥些菜叶来，米唐就蹦蹦跳跳去了菜园。

米唐考进了城里的学校。那棵树成了米唐学费的一少部分。凑学费的那些日子，米唐娘就想到了门前的樟树。当米唐娘的身后跟着几个肩背锄头手拿斧锯绳索的人时，米唐就知道，再怎么挽留这棵树也迟了。

那一大团无法握住的云倒下来的时候，米唐远远地站着，买树的人也远远站着。树一落地，米唐抓着一根枝就哭起来。买树的人见了，劝她：米唐，别哭了，不就一棵树么？那些挖树的民工也跟着帮腔：再说，树就栽在离你学校不远的地方，你还可以去看！

米唐就渐渐地止了哭。

买树的人示意那几个人锯断了一些树枝。那几个人手中的锋利锯子，来来回回地寻找树枝最柔弱的部分下锯。树枝脆裂的声音很响，响在米唐空旷的屋前。

树让一家工厂买走，那家工厂在城里。米唐看见那棵脱光了衣服的樟

树走上了去城里的路。

米唐在樟树生长的地方，又开始唱歌。米唐娘听了，说，米唐，不唱了，你比娘幸运，树到了城里；你还在城里能看见，娘就真的看不见了。

娘的话，又说出了米唐的眼泪。

米唐沿着那棵树走过的路，进了城。

米唐念书的学校，隔那家工厂不远，也就是隔那棵树不远。米唐下了课，就向那家工厂望，就向那棵树望。

星期天，米唐就去看那棵樟树。米唐看见樟树栽在厂门口。厂子里的人很讲究，还为樟树搭了远看近看有点黑的凉棚，树很快就活了过来。那些发出来的新芽长出来的新叶就说明了树没有死。米唐还看见有一个人在为树浇水。渐渐地，米唐就跟浇水的那个人熟了。浇水的是老魏。米唐每次走的时候，就跟老魏说，魏叔，很感谢你，过几天来看你。说完，米唐就默默走开。

回到宿舍，米唐拿出画笔和纸，一笔笔，很快画出了那棵树。画完，米唐把那幅画贴在床头。她起床时看，睡觉前还看。同宿舍的女生弄不明白，就问：米唐，好多的事物可以画，干吗要画一棵樟树？米唐淡淡一笑，再不多说。

再出去，米唐邀了个有照相机的女生。在树下，那个女生为米唐照了好几张照片。

米唐回到家。米唐就高兴地对娘说，娘，那棵树长得好好的，还发了芽。说完，米唐还拿出了在树下照的照片。娘听了看了跟着高兴。

米唐说，娘，往后，我还要买回那棵树！

米唐还到那棵树下去。接纳了城市的阳光和雨水，樟树完全活过来了，再没有那黑黑的凉棚遮盖它美丽的身躯。米唐站在树下，老魏还在为那樟树浇水。只是那些从厂里出来的人，边走边说，有的人说到了树，说到了厂长，说厂长不应该拿职工要发的福利去买树，说这厂弄不好就要垮了。老魏看看他们走远，才对米唐说，米唐，这厂子怕不行了。

米唐问，魏叔，厂里的人往后会不会对这棵树起坏心？

老魏说，工人情绪不稳，说不定哪。

米唐“啊”了一声。米唐很艰难地从那棵树下走回了学校。

米唐从那所学校毕业后就恋爱了。

米唐领着男友走向那棵树。站在那棵树前，米唐停下步，用右手指着那棵树枝说，你看你看，那树枝上还歇了一只黑鸟。男友顺着她手指的方向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。

米唐说，你多看一眼就不行？男友说，行。男友就紧紧地盯着那棵树。那树上的一只鸟让他给盯飞了。

这个时候，米唐很幸福，也很沉醉。她让男友的手轻轻地揽住了自己的腰。

这个时候，米唐的眼里就有一些晶亮的泪水。

城市这么大，这么繁华。米唐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那棵树下。她经常把男友带到那棵树下。她看见那些从城市吹来的风，一阵一阵地翻看樟树的叶片；她看见那些枝头落下的叶片很眷恋地飘向大地；她还看见老魏很坦然地在树下做最后的守望。

男友起初弄不明白。男友说，米唐，恋爱的地方多着呢，你再换个地方行不行？你说行，我把那棵树买给你！

米唐要的就是这句话，她等的就是这句话。

米唐的眼里浸着泪水说，这棵树就是我家原来门口的那棵树，我想让她回家！

男友说，行。

米唐门口的樟树又回来了。

米唐也请人给那棵樟树搭了凉棚。她还对娘说，娘，有空的时候，给树浇上水。

米唐走后，村里有人和米唐娘坐在屋里聊天，聊着聊着，就聊到了门口的樟树：米唐娘，你家米唐能耐呢，那棵你舍不得卖的树，又给你弄回

来了！

米唐娘说，当日挖门口的樟树时，我家米唐还在树下哭呢。我就晓得她舍不得，说不定她还要把这棵树要回来。

米唐娘说完，两行泪径直往下落。

籽 言

夜晚安静下来。家柱屋外的槐花，像挂在树上的白灯，亮亮的，那槐花散发的香味水一样地轻轻流来又缓缓流走。

家柱女人籽言拉亮了屋里的灯，就在灯光里做起活来。籽言哗啦几瓢水就往锅里添，添到了多半锅了，在那锅里放了些碎米。籽言就坐在脚盆边，开始剁菜，剁菜的声音接连地响起，咚咚的。剁好了一脚盆青菜，端着菜往锅里倒，倒完，籽言转到灶前，就在灶口点燃了火。

灶膛里，跳着欢喜着的火光，照亮了籽言姣好的脸。

籽言坐在灶前的椅子上，听到了栏里的猪哼哼叽叽，一声长一声短地叫。籽言轻轻说了一句，会急死你，在给你煮呃。

眼看着锅里的热气就像雾一样地飘了起来。

籽言没有想到家柱会在这个时候回来。

家柱是沿着一路的槐花回来的。家柱在屋外的槐树下站了好一会儿。家柱想，在城里洗脚的事，在籽言面前不能讲出来，家柱走近屋，轻轻地叩了门。门还没开，家柱想，上次王包头回来，说没说？家柱的心里一下子没了底。

天这么晚了，还会有谁来？籽言一惊。

籽言警觉地站了起来小心地开了门。

籽言一看，是自己的家柱。

家柱就势一把就抱住了籽言，面容姣好的籽言也任他抱。

抱完，家柱有点疲倦的样，说，工地上没材料停工了，就回来了。

籽言用手摸了摸家柱的脸，说，出去的时候，脸上的肉厚着呢，又瘦了。

家柱一手拿开籽言的手说，没，工地上伙食好着呢。

籽言看了看锅里冒着的热气，就说了声，我去上把柴。

家柱说我去。家柱就把一把又瘦又干的柴塞进灶口，灶里的火旺起来笑起来，锅里的热气，蒸腾的样。

籽言发话了，说，打水洗脚呢。

家柱说，洗脚，好久没让你籽言洗脚了。

家柱坐下来，籽言打来一盆温热的水，找来一双布鞋，籽言就开始为家柱洗脚。籽言先把家柱的一只脚放进盆里，就轻轻洗了起来。

籽言问，在城里洗过没？

家柱摇头。

上回王包头回来，说民工里没洗脚的就你家柱。

家柱点了点头。

王包头说，给他洗脚的小姐的手，细皮嫩肉，他还捻了她一把。

家柱轻轻一笑。

籽言就骂，我早就知道，他王包头不是好东西，自己洗了，还往我家家柱身上推。籽言又把家柱的另一只脚放进盆里。

家柱轻声问，家柱是那样的人吗？

籽言说不是，籽言说这话的时候，很坚决、坦然的样。

洗完脚，家柱说，你睡，也快差不多了，猪菜我来煮。

籽言说，你在工地上就吃力了，算了，早点睡去。说完，又把脸凑上来，家柱就在籽言的脸上亲了一次。

猪菜还没煮好，籽言又坐在了灶前。

家柱睡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屋外的槐香不停地流进屋里。

家柱说，香着呢，籽言。

籽言说，是香着呃，不是我当初阻止你，你家柱的斧子，还不是把槐树砍了？

家柱想，也是的。

家柱再也睡不着了。

家柱一把抱住籽言，说，我是洗过一回脚，瞒了你，心里不踏实。

籽言的眼里流出泪来，家柱的手轻轻地擦着籽言的泪。

籽言开口，我就知道你家柱憋不住的。

家柱的头埋在籽言的怀里，轻声说，再也不让小姐洗脚了。

栏里的猪又开始叫了，哼哼叽叽，一声长一声短的。整个夜晚流动着槐花的香味。

糟 糠

糟糠是那年冬天没了男人的。单着身的黑皮是糟糠的叔。糟糠嫁过来的时候，黑皮还替老大心甘情愿地出了钱。

糟糠男人的丧事是黑皮过来细细料理的。

料理完糟糠男人的丧事，单着身的黑皮就对糟糠说：嫂，娃还小，趁早嫁汉呃。

糟糠看了看还小的娃，又望望眼前的黑皮，没多说什么。

糟糠没离开村庄，也就是没离开糟糠男人生活过的村庄。春天来了，村树上长满了春天的叶子。

糟糠就跟着春天进入了春天，村庄的燕子在天上飞在画里飞。

糟糠带着娃车秧水。

糟糠把娃放在田埂上，那娃不哭。

架好瘦瘦的水车，糟糠就开始车，车得满脸满头是汗。车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当那车盘上的水滑落下去后，糟糠就想起和男人一同车水的样。车水的手就慢慢地停了下来。

糟糠竟忘了坐在田埂上的娃。

那娃掉在田里了，发出了哭声，糟糠才回过神来。

糟糠再不敢想那死去的男人，连忙抱起那娃。

黑皮过来，问：还车不车呃嫂？